

张大炜 著

# 将军的女儿

——一个特工人员的爱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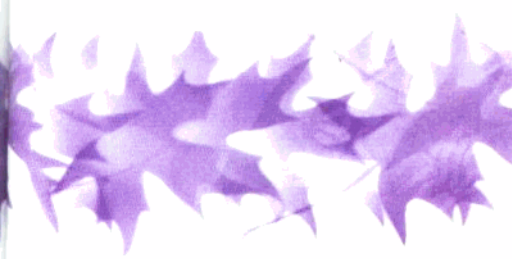


农村读物出版社

# 将军的女儿

——一个特工人员的爱情

张大炜 著



农村读物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将军的女儿:一个特工人员的爱情/张大炜著. -北京:  
农村读物出版社,1999.6  
ISBN 7-5048-3049-6

I.将… II.张…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26458 号

**农村读物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阳区农展馆北路2号)

(邮政编码 100026)

**出版人:沈镇昭**

**责任编辑:晓春**

北京市朝阳区科普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1999年6月第1版 1999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850mm×1168mm 1/32 印张:9.125

字数:180千字 印数:1~3000册

定价:15.80元

(凡本版图书出版印刷、装订错误,请向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 作者自我介绍

原名张伟，1960年出生。父母均是知识分子，“文革”遭迫害。受父母的牵连自幼跟随爷爷、奶奶生活在农村，一呆就是十多年，所以，至今仍以半个农民自居。后进工厂做工，现在中国农业银行搞信贷工作。18岁开始学习写作，整整坚持20年，作品有《悲欢离合》、《将军的女儿》等。

本人优点：孝敬父母，疼爱女儿，对朋友绝对忠诚。

平时爱好：看书、写作、喝“二锅头”。

## 0

公共汽车开出了建国门，沿着京津公路向京东大平原的纵深驶去。

一对年轻的军人坐在车左侧靠后的一个双人座位上。依窗而坐的女兵柳叶长眉，秋水秀目，甜甜的樱红小嘴儿仿佛有品不尽的蜜意，微翘的唇角上时刻都挂着一丝无邪的微笑。可身合体的黄色卡叽布军装更衬出了她英姿飒爽，落落大方。洁白的衬衫领口裸露着她莹滑的脖颈，微风习习中无沿帽下那一绺美丽的刘海在和长长的睫毛嬉逗。人们不难看出她是个纯洁真挚、活泼爽朗的姑娘。她身旁的伙伴雍容洒脱，明眸皓齿，红亮的脸膛，浓黑的粗眉，棱角分明的双唇刻划着几分憨直和忠厚，但从他深邃的目光中却闪露出了无尽的智慧和聪颖。大壳帽遮住了他宽阔的额头，却更衬托了挺秀的鼻梁。健壮的体魄和双肩上平展、华丽的少尉肩章更显得他英武端正。

女兵依窗望景，痴迷地欣赏着宜人的春色，嗅着百花的芳香，仿佛整个身心都已融入了大自然的怀抱。此刻，少尉

## 将军的女儿

---

倒显得非常沉静、默然，线条遒劲的容貌像尊安详的雕像。他仿佛丝毫也没理会身边激动不已的女伴，对车窗外美丽的田园风光更是索然寡味。不，他在沉迷！这种含蓄和静谨正是他独具和天然的性格。此时此刻，他的心灵他的感情正在这盎然的春意中遨游……

汽车平平稳稳地爬过了古朴的八里桥头，“咣啷——，咣啷——”忽然，一阵悠扬嘹亮的钟声穿透汽车引擎的轰鸣。女兵听到钟声，激动地摇着少尉的肩：“牛娃，牛娃，你听，你听，这是潞河的钟声！”

牛娃也将目光转向窗外。在一片苍松翠柏、杨柳古槐的荫翳中一群斯巴达式建筑出现在他的眼前。在这景象展现的一瞬间，像一阵芬芳的春风吹进了他的心田，荡起了一串久久不能平静的涟漪。然而，他的神态还是那么宁静，只是目光变得更加明亮、深邃。他朝女兵莞尔一笑，含蓄中饱含着深情说道：“潞河中学，我们的母校，我们的摇篮啊！”

# 1

潞河中学坐落在通州城南门外，她背依千年古城，面向数百里之遥的京津纽带，东临著名的隋唐大运河。京津公路车马行人络绎不绝，进京下卫这里是要塞咽喉。每当旭日冉起，京津公路上富有节奏的马蹄声与校园里的燕呢鸟唱唤来了潞河的黎明。每当更深夜静，校园内能听到大运河幽幽的桨声。

潞河中学是京东大地的娇子，大自然用尽有的美丽将她点缀。然而，人常说山青水秀，山水相依才是景，但这里无山，……不！山在这里——

走进潞河中学的城堡式拱形大门，迎面便是一座庞大的假山。山上怪石嶙峋，小径崎岖。站在山上俯瞰山下潞河湖，湖水澄澈，荷莲斗妍，鱼儿在碧水中游弋。潞河湖有湖中岛，岛上绿草茵茵，柳影婆娑下有玲珑的石桌石椅。从湖中引出一条潺湲小溪，溪上有一架别致的小木桥，桥头曲径旁耸立着博唐亭。沿着这条曲径举步向前，脚下石板铺路、松墙相随，校园建筑依次映入眼帘：

## 将军的女儿

---

素雅的潞南园；古朴的望湖村；宏伟的解放楼；具有浓厚斯巴达建筑风格的雪梅村；潞友楼雅致不俗；红楼气势磅礴，它居于潞河中央，登上楼顶整个校园尽收眼底。红楼上有一口硕大的铜钟，每时自鸣打点，钟声悠扬，五十里开外也听得真真切切。红楼前有一片开阔地，地上芳草青青，中心是一座花园，园里玉兰无瑕、碧桃如锦、彩蝶扑花、群蜂探蕊。整个校园中西合璧，湖光山影，相交辉映。1948年末，这块京东大地的瑰宝回到了人民的手中。

这是在人民接收潞河中学周年纪念日的前夕。初秋的夕阳像一团火，夕阳中的天空是那么恬静、宏阔，犹如一个其大无比的玻璃罩泛着晶莹、透澈的红光。夕阳点缀着大地，使大地变得峥嵘。夕阳下的潞河校园笼罩在一片淡淡的玫瑰色中，恰似一位美丽的姑娘披上一道轻纱变得更加迷人俊秀。沐浴霞光的博唐亭身着盛装探向湖面照着自己潇洒的身影。潞河湖泛起粼粼金波，她怀抱着湖中岛在对着瑰丽的夕阳微微发笑。

女生宿舍潞南园是园中之园，三幢乳白色的小洋楼别致、幽雅，楼间空地上种满了奇葩异草，芳香缭绕。这迷人的天，这迷人的地，这灿烂多奇的宏观世界多么让人陶醉，引人向往！龙军辉站在高高的阳台上俯瞰着湖面，湖中的荷花正含笑开放，龙军辉也笑了，她微笑着极目浩瀚的空际，夕阳像位慈祥的老妈妈在和她招手。霞光在和她拥抱。啊！她陶醉了。在这万丈霞光中饱含着多少温暖、幸福，还有期



望。情感撞击着她的胸怀，她不禁又唱起了她最喜爱的那首《母亲的光辉》：

在我年幼的时候，  
妈妈牺牲在疆场。  
思念化作了飞翔的双翅，  
把我带向远方。  
去寻找，去寻找，  
我亲爱的妈妈。  
啊——

妈妈！我亲爱的妈妈您在何方？

女儿将您想望。

歌声柔曼而又略带凄凉，正像这寒意微微的初秋的轻风，驾着夕阳的光芒向校园的每一个角落悠悠传播，袅袅于人们的耳鼓。

男生宿舍是标准的中国园林式建筑。精巧的月亮门儿；布有金钱眼儿的围墙；一条碎石甬路绕过花坛把几幢青砖蓝瓦、鸱吻燕脊的平房连结起来。男生宿舍在潞河湖北岸，与女生宿舍潞南园隔湖相望，故得名望湖村。潞南园与望湖村各居湖南湖北，每当旭日东升、夕阳斜下，男女生们便在自己的湖岸边散步、读书。平常他们虽然同窗学习，但课余时间却很少往来，尤其是那些高中的男女学生，随着年龄的增长在他们之间同时生出了一道奇妙的隔膜，就连潞河湖也成了他们之间的天然屏障。然而，在他们那成熟了的心田里埋

下的那颗种子却在顽强地萌发着。

少利为了在课余能有一个和龙军辉单独在一起的机会，一年前就开始向湖对岸搜寻龙军辉的身影了。日复一日从未间断。同伴们拉他去散步、玩耍，他晃着手上的书谢绝了，独自一人坐在湖畔露椅上捧着书。他充满自信、充满幻想地等待着，等待着爱神丘比特赐予的金箭。每天课后，少利走出红楼教室都是踌躇满志，嘴里哼着“好一朵茉莉花……”心里幻想着如何搞到她。不过，今天的少利却是不同以往，有些兴致索然，晦气得像这初秋季节早衰的一片落叶。一贯以高才自居的少利在上学期末考试中一跌千丈，名落孙山，外语、化学不及格，平均分数名列倒数第三。不久前，暑假开学进行补考后仍有一门不及格。今天在课堂上，班主任贺老师狠狠地批评了他，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告诫他：“自命清高是沉沦的开始。”

善于哗众取宠的少利的虚荣心被挫伤到了极点。但他不敢对视贺老师那凛然的目光，只在心里暗暗向她发恨：“你太不讲情面了，偏偏当着‘她’的面，……”当他向左前方隔着一行桌子的龙军辉窥望去的时候，正迎上她投来的一瞥。他感到她的眼神是幸灾乐祸的，她那紧闭的双唇分明是带几分轻蔑。他羞恼得要窒息过去。偏偏在这时贺老师又表扬起了坐在他身后的那个憨得像牛一般的牛娃，说他是攀登知识高峰的勇者，还号召全班同学向他学习。这不是当众羞辱我少利、毁灭我心中的那团火吗？他不安地又向她望

去，此时，龙军辉正随着全班同学对牛娃的艳羡和叹赞仰着一张梨花般的笑脸。蓦地，少利心中如打翻了五味瓶，连脑袋都昏眩起来。他走出教室一路上心绪紊乱，不小心扭了脚脖子，脑门子撞树隆起一个青包。回到了宿舍，同屋三个人，一个是牛娃，他回来得早，换完衣服去参加年级足球对抗赛了；另一个叫方靖，是班上的文艺骨干，他拉少利去排练班里为校庆准备的节目，被少利厉声喝退了。少利愤愤地朝牛娃换下来的衣服啐了口唾沫，长叹一声躺在了床上。平时光洁的小分头蓬乱了，盖住了半拉眼眶子。狭长的脸不时地痉挛着，痛苦得像根苦瓜。

方靖坐在窗前借着晚霞投进屋内的那一束光芒看着剧本，津津有味地嘟囔着台词。

“行啦！行啦！”少利烦躁地坐起身，挺着青筋凸起的长脖像只斗架的公鸡一样，吼道：“嘟囔什么！嘟囔什么！烦死人啦。讨厌！”

方靖是个非常温和、书生气十足的学生。他合上剧本，迎着少利那暴躁得一点即燃的目光轻缓地说道：“你火什么？我练台词碍你什么事啦？”

少利轻蔑的目光像半空飘荡的鸡毛，讥讽的口吻像狐臊一样令人难以接受。“就凭你也配有艺术的雅兴？哼！一个小业主的儿子，贪婪而又吝啬。”

方靖的性格就如一株路边小草儿，别人踩一脚就踩一脚，踩完了自己再慢慢地直起腰，不知什么叫反抗。但眼下

却见他面带愠色对少利道：“艺术的宫殿是属于整个人类的，人人都有权享受它。你孤芳自赏、自命清高，老师批评你是对的！你不要刚愎自用啦。”

少利盛气凌人：“哼哼——你还想教训我？我爸爸是京东抗日英雄黑脸包司令的亲密战友，我自幼受革命思想的熏陶。我接受革命教育的时候你还趴在柜台里帮你爸爸数钱呢。哼，小业主的儿子！”

“你，你出口不逊！”方靖白胖的脸上涌起一层血色，忿忿地坐在椅子上喘着粗气。

少利向方靖发泄一通后觉得畅快了一些，然而，当他重新仰卧在床上静下来之后，这种畅快和得意的感觉很快就变得迷茫了。伴随着落日前屋宇的黯淡，忧郁与烦闷重结他的心头。贺老师严厉的目光、龙军辉那轻蔑的嘴角，又萦绕在他的眼前。他懊恼、颓丧，俨然一只草原上的公羊误入了泥潭、沼泽之中。

宿舍里静悄悄，忽然，一阵悠长悦耳的歌声飞进屋来，少利仿佛被注射了一针大剂量的兴奋剂，他一骨碌爬起来凭窗隔湖望去，站在潞南园小洋楼阳台上引吭歌唱的龙军辉恰在他的视野，他顿时昂扬起来。优美的歌声借着湖水的涟漪传到潞河湖的彼岸，变得更加婉婉动听——

在我年幼的时候，

妈妈牺牲在疆场。

思念化作了飞翔的双翅，

把我带向远方。

太阳为我送来温暖，

大地向我张开怀抱。

啊——

我不是孤雏，

我有温暖的怀抱，

妈妈的光辉永远不落。

歌声为这绚丽的晚霞带来了新的光华。

少利的心猛然剧烈地跳动起来，血液在他的脸上壅塞了，泛起一层深深的红晕，灼热的带有醉意的目光直勾勾地盯视着前方。

他的眼前出现了某种幻觉：路南园，花之园，一条花径从路南园延伸而来。花径上，龙军辉袅袅婷婷，鲜花簇拥，彩蝶开路。一架青石拱形小桥横跨曲折湖汊上，桥下溪流中垂映着龙军辉的情影。走下石桥，花径不断，幽香醉人，龙军辉朝着望湖村方向翩然而至。夕阳为她披彩，鸟儿冲她啼婉。晚霞为她送来最后一片瑰丽，使她身上折射出一道神秘的光环，犹若一朵彩云轻盈飘逸。

“呵，她是大自然的杰作！”少利痴迷地不由呼出。此时此刻，龙军辉占据了她的整个视野，占据了她的整个胸间。陶醉时的双眸是朦胧的，他感到他的视线在渐渐缩短，龙军辉的身影变得高大清晰起来，他看到了她秋水一样的目光。然而这目光是无邪的。也许是因为爱得太狂热了，以至于此

时反倒让他感到有些胆怯，迎着龙军辉那一束无邪的目光，他畏怯了，慢慢地从窗口缩回了脑袋。

“哎——少利！”这声音甜脆悦耳，这声音重新燃起了他心间的那团火，使他的情绪又兴奋起来。“少利——”龙军辉在望湖村旁的一丛木樨花旁又喊了一声。少利急忙胡噜了两把小分头，又抻了抻鸡屎黄裤子的裤线，“唉——来啦！”

“方才我仿佛觉得你一直在注视着我，等我到了你的跟前，你为什么又要躲起来？”龙军辉忽闪着一双带有嗔意的眸子问道。

少利一时陷入了窘境：“哦，没什么，没什么，我在和方靖练话剧。方才我趴在窗前是培养感情呢。嘻嘻——”

“你可没跟我练什么话剧。我看你是在演独角戏吧！”方靖余怒未消，话中带刺。

“呵，方靖你也在屋呀，是在体会角色吗？你可得抓紧练习呀，离演出不足一个月了，你知道吗？”龙军辉向屋里的方靖热情地招呼着。

少利回首向屋中一瞥，压低嗓门对龙军辉道：“哼，不要理他！一身的封建酸臭，只配演个清清大辫子。”

“怎么能这样讲？”龙军辉含笑地责怪他，“我们同属社会主义这个大家庭的成员，要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幸福，更要懂得互助友爱。对吗？”

少利连连点头，如鸡啄米，“对对对，你讲得太对了。我爸爸是京东抗日英雄黑脸包司令的亲密战友，我自幼受的

是革命思想的熏陶，从小我就知道什么叫阶级爱情，……不不不，阶级友爱。”少利随声附和，但两眼却在贪婪地将龙军辉端详。他掐一朵木樨花放在鼻下，一阵幽香沁入心脾。

龙军辉一头乌黑丝秀发掩映着一张若梨花洁美的面庞。她今天身穿一件淡蓝色连衣裙，衬出柔腰似柳、胸如含苞。优美的曲线充满了青春的活力。少利目光痴迷，龙军辉笑脸相迎，“你在看什么？是看我的连衣裙吗？怎么样，还算美吧？”

少利神如醉态，“美，美，美，你简直可称鲁本斯笔下的美人！”

“谢谢你不切实际的赞誉。”龙军辉落落大方，谈吐自如，“我算不上什么美人，只有生活才是最美好的。生活好比是一个万紫千红的大花园，人人都有权去培植去摘采自己认为是最美好的花朵。当然，人的性格各异，爱好也不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方式开拓和充实自己的生活。就如同我们除去搞好学业之外还有其它的爱好的，像你喜欢话剧并立誓今后当个艺术家，我，喜欢唱歌，喜欢干净和漂亮，还有牛娃，你知道吗？牛娃不但能踢一脚好球，据他的同乡讲他还会吹一手非常优美的笛子呢！哈哈——这个平时如同木鱼沾水一样蔫痴痴的家伙还有这么浓厚的艺术细胞呢。这次校庆联欢演出一定得让他出个节目，替咱们班把优胜节目奖夺过来。”龙军辉兴致勃勃，眉飞色舞。

少利听此，郁结眉头，“提他干什么？一个满脑袋高粱

花子的乡巴佬成不了大器。”

“刻薄！唉，你如果能把往日对我的热情放在同学们身上就好了。”龙军辉待人总是那么爽朗、热情，她那张和蔼的脸仿佛不会表现愤怒的神情，即便对一件事感到不满的时候也是一副微笑的面容。

少利不以为然，耸肩一笑。“但愿如此吧。”同学们陆陆续续地回宿舍了，三三两两地从他们的身边走过。少利靠近龙军辉的肩，语气灼热地说：“我们走走好吗？到湖中岛去赏荷花。”

龙军辉仰脸观天，“时间太晚了。牛娃怎么还不回来？我是来动员他参加校庆联欢演出的。走，我们到操场去看赛球，为牛娃捧场助威。”说着她便兴冲冲地牵起了少利的胳膊。少利正在迟疑不决，龙军辉忽然喊道：“啊！牛娃——我们的健将回来啦！”她松开少利，走若行云，轻盈地迎向了牛娃。

牛娃少年英俊，朝气蓬勃。他粗眉斜挑，双眸炯炯。线条遒劲的双唇衬托出他深沉和稳健的性格。此时，从运动场上归来的他，神情举止犹如一位凯旋的武士，泰然自若。他左胳膊上搭着一件球衣，身上穿着一套洁白的印着红色潞河校徽的背心和短裤，站在夕阳的光辉里颇为潇洒。双腿和臂膀裸露着古铜色发达的肌肉，肤面上汗迹津津，冒着油光，散发着龙腾虎跃后的气息。这是一个标准的东方式健与美的形象。听到龙军辉的喊声，牛娃微微一怔，停住脚步，随着



一阵木樨花的清香，龙军辉已经站到了他的面前。

龙军辉热爱生活，以热忱和微笑待人，和每个同学都没有任何隔阂，她像一只善良、快乐的小蜜蜂和所有的花朵都能亲近。然而，牛娃对她的这种亲近却时时陷入窘境。瞧，她紧挨在他的身前，挨得那么近，她的裙角扫动着他的腿。她说话时的气浪喷到了他的脸上，如一团芬芳萦绕不散，“怎么样，健将，是旗开得胜吗？”

“不，需要重整旗鼓。”牛娃木然地回答。

“看你一脸的晦气就像是……”

“是卧薪尝胆。”

“我还知道你身上卧虎藏龙呢。”

牛娃疑惑，凝视了一眼龙军辉的脸又赶忙把目光移向了别处。龙军辉继续笑着说：“不是吗？你球艺高超，众所周知。但是，对于你那一手绝妙的笛子我们还未领教过呢！”

“这有什么新奇的。”牛娃心不在焉。

“这和你踢年级比赛一样重要。走，我们去博唐亭坐着谈。”说着她挽起了牛娃的胳膊。

这边，少利一直注视着他俩。见龙军辉用藕节一样白嫩的手臂去挽牛娃，他难受得像扭了脖筋，忿忿地将脚下的一块碎石踢进了潞河湖。

牛娃毫无戒备，顿时紧张无措。他想摆脱龙军辉的手臂，但又不敢去触摸姑娘那芳洁的躯体，急得他旧汗未落新汗又起，唇角像挂着秤砣，嗓子眼儿像塞进了一团炭火。他